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三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班固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班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 冊

文選

三十九

啓上書

三十九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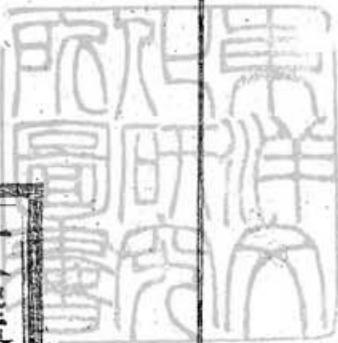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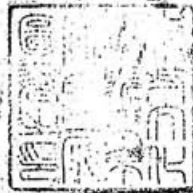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為客卿會韓

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既渠已而詐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主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



世信趙高之讎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銑曰吏善本昔者

無者穆公求士賢相也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翰曰戎宛小國名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

歸由余禮禮之又使人問要由余遂去降秦繆

公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

不許以五穀羊皮贖之楚人許與迎蹇叔於

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

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

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邳芮不鄭丕豹奔秦

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

其言多忌克難裁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

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本無穆公用之

并國三十遂霸西戎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

王益國十二開地孝公用商鞅之法

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

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士賞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開也今秦猶

之治國因此而疆善曰史記曰衛鞅擊魏公子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王良曰秦至惠

君列侯號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

儀魏人也善曰史記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

地名善曰史記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

曰惠文君八年納魏上郡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

楚漢中取地六百里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

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玄張

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三川是武王窺周

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窺周

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計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

之從子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銑曰包兼

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

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後者關西六國

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



為從史記曰惠王卒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韓魏齊楚皆賓從

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

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

食葉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立異母弟為昭

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立異母弟為昭

太后弟曰穰侯魏冉為相國范雎

同父弟曰穰侯魏冉為相國范雎

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

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闐害蠶食

天下高誘淮南子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容

注曰蠶食無餘也此上善本無四君皆以容

之功翰曰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由

此觀之容何負於秦哉猶善曰負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善本字弗字納踈士而不善本字與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

致崑山之玉有和氏隨善本字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之劍乘蠶庶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繡河之鼓阿劍名蠶離良馬也和之璧太

為鳳形而飾旗也繡皮可以冒鼓也越珠產於

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

江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

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善本有則夜光之璧不飾朝

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

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有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濟曰跨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

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衆庶故

能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是以地無

四方人善本作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銑曰黔首民也業

莊子注曰資者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裏

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裏足以此所謂藉寇兵

而齎資盜糧者也善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

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夫物不產於秦可

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

敵國損民以咎善本作讎內自虛而外以樹

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

言書諫之先其事尚隱故不發指斥

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馬善

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

諫為其太子事尚隱不欲指斥言故先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

犯兵加胡越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

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胡越

漢家未央宮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

於其上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

所以一羣臣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銑曰晚節末路謂二

世時也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

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

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

援何則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翰曰言苦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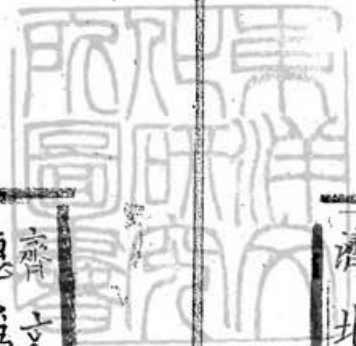
不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

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

栗流輸去千里不絕及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

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

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以何則
 由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
 疆趙責於河間文銑曰趙幽王為高后所幽死
 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幽王之子襄王無
 嗣國除遂欲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王大
 國故云疆也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
 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六齊望於惠后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殺之
 獻城陽地尊齊悼惠王而得免至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
 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賢
 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常追怨惠帝及高
 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
 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濞為琅邪王文帝乃
 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思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善曰漢書曰文帝閱
 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



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
 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
 為濟南王也璧光城陽顧於盧博喜也城陽王
 與弟興居計諸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
 樂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城陽
 郡王章濟北王興居所治處喜願念而思之也
 死盧博興居喜也趙地王章與弟興居計諸呂
 曰城陽王喜也趙地王章與弟興居計諸呂有
 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與弟興居計諸呂有
 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
 興居善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故喜願念而
 封也居善誅死故喜願念而恨也秦山郡有
 縣濟北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南厲王不軌遷
 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
 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
 思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
 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善曰漢書曰三子為

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大王不
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良曰言諸國皆有不憂
其無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未討諸國但有其
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
怨有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
謂其四國但有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
能為吳二說相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沙還舟青陽鏡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
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
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
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
說恭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之
我率郡擊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



陵以逼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
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為大王患也其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難亂
也舉兵而務隱其言吳趙欲來伐漢必使梁并拒
淮陽之兵以止吳趙各深入之糧漢截西河以非於
趙如比則吳趙各深入之糧漢截西河以非於
為大王憂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
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
陽之兵以逼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非於
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乃使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難吳計雖使當為
伐漢西河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逼越人
美截西河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逼越人
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臣聞蛟龍
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

大漢書三十一

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善本底

字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其

也驥舉也龍無翼言翼即鱗也砥礪也陽將

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

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將談之士無敢自

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今

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濟曰言變易精思

曰如淳曰改易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

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干奸字

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濟曰

爾雅曰詞好求也奸與干同善曰然臣善本有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善本無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

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

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敬尤甚也善曰新

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

先生之行也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

驚至鳥累百不如一鷄向曰忽輕也至謂至

之類也如淳曰鷄大鳥比諸天子孟康曰鷄

大鷄也如淳曰鷄大鳥比諸天子孟康曰鷄

趙之時武力鼎士袷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

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本謂未分之時

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

也袷服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

也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

日湛今沈字也善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

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濟曰死士輕義之士

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也朝王朝也淮

道然則計善本作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

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貴益貴皆古勇士也

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諸實劍於魚中以

不避蛟龍陸行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

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銑曰畫謂

起聽朝也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言早

多難故乃寒心戰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

虛東褒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



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齊相類故引而連之

齊主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循春秋褒邾儀

父者深割嬰兒王之齊曰文帝封齊王六子

厚割地與之言於骨肉厚也應劭曰封齊王

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猶愛子

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淮陽王後梁王揖

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準陽王武後梁王揖早

善曰方言梁益之間所處諱其肥盛曰壤也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

外頰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

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
由二國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
曰漢書曰濟北王與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
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
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先帝之遺
垣平等勸王共反也新垣平等勸先帝之遺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帶也
變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
其戒慎善曰今天子大王弗察臣恐周鼎
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天子大王弗察臣恐周鼎
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望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云
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
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
起下言新垣過計夫國亡由邪臣詐謀故陽
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兵嗣必不在於世

矣過誤也善注周鼎復起
於漢同服虔曰過誤也
高皇帝燒棧道灌
章邯兵不留行棧道至高祖以灌章邯而破之
兵不稽留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所以水灌
其城破之善曰燒棧道言高祖所以水灌
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收敵善本
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燒絕收敵善本

字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之收秦疲
也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所稱水攻則章
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疊曰此
荆則楚也如淳曰荆此皆國家之不樂者也
亦楚謂項王敗走也荆此皆國家之不樂者也
願大王熟察之滅釜曰言羽等甚強盛尚見破
微也熟猶深也孟康曰言
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

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

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

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

畏之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

也列曰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

軻死事太子曰吾事不成矣後聞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濟曰秦使白



平車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

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之是時太白食

昴昴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殺遂滅趙遣衛

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

其精識上達死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

也將有兵故太白天之將軍也夫精誠變天

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論明

秦昭王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

從吏訊為世所疑錢曰言左右者不取斥於

王知之左右不明不取斥王也訊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善本有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
察之善本無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向和

得璞亦刑也楚武王以楚人非玉則其右
足於玉入曰石也王奉而獻之武王薨成王即
位石也則其右足也又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曰
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
世多也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
始皇崩胡亥立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忍遭此患也見善本無道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
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謬故令後之無使臣
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齊曰比干強諫紂剖其心而觀焉子胥諫吳
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沈之於
江鴟夷以皮作鴟形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
心又曰子胥自剄乃取馬革為鴟夷鴟夷
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乃取馬革為鴟夷
蓋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而獲罪也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人
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如故言人
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如故言人
交蓋駐車也知至白頭家語曰孔子之
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籍荊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
於期為秦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
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今

有期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
 於期曰王之喜見臣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於其王王曰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
 子購將軍首曰金千斤邑萬家今於期曰今聞燕
 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奈
 何荆軻曰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見
 臣期遂自刎其袖右手拑其胸切王奢去齊之
 魏臨城自刎郚以却齊而存魏齊亡入魏齊
 代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
 故也魏奢不荀生以為魏累遂自到齊兵遂却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
 齊代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
 奢故也魏累遂自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以為魏累遂自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

下為燕尾生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

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

山良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其六城中山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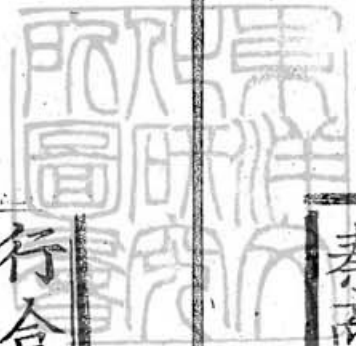
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其六城中山君將

善本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音啼怒其讒

者而轉重蘇秦更烹一駿馬以食秦也馱馱音啼怒其讒

王更膳以珍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無一



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本有二投以夜光之璧

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顯人說短於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

浮詞哉故女無羨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引鼻脚於宋宰相中

山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刑而說中山之君王

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臙者脫去范睢摺

拉人之臙郭璞三蒼解詁曰臙膝蓋也范睢摺

齒摺摺摺齒於魏卒為應侯魏齊曰范睢為魏摺

也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

持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

齊遂使舍人答擊范睢折脅摺齒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

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向曰申徒狄諫殷

自河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

中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

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雍而後入河也漢

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漢

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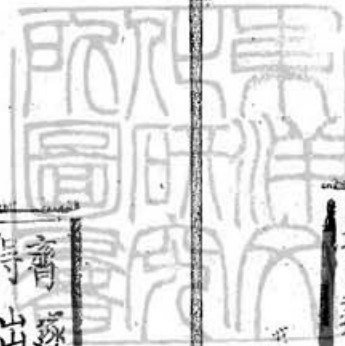
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

狸猶殺也軀宋均曰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人主善本上字之心銑曰比周朋

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其義不苟

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



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故百里奚乞食

於道善本無路繆善本作公委之以政善曰

字籒子說而穆公委之以政善曰甯戚飯牛於善本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籒子說梁王此二人

者善本無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

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三日

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用子冉

也善曰文子曰子罕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

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何

則象口鑠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伶州鳩曰

賈逵曰鑠消也象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

消國亦云消骨善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

為之消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

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良曰秦穆公取由余

霸主齊用越人子臧而威宣王宣王所以疆盛

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此二

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善本作當世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

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故意合則

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

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本作也字向曰丹

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堯子而不肖也流惡言

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此四公弟也流惡言

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讐敵也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

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

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善

作霸不足侔而善本無三王易為比也是以

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

善本無良字翰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

襄楚莊也侔比也三王禹湯武也濟曰捐

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之南而行王事

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

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善曰史記曰燕

王會屬國於子之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

燕燕君會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

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封比干之後修

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

也良曰紂剖比干剝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

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銑曰讐謂寺

獻公逐文公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

呂卻之難遂以彊霸也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

刺由許由曰鷹開盜也許由也應劭曰由

善曰戰國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狗何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於

然則荆軻沈善本作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

揚其灰要離詐以罪以令吳王燔其妻子而

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湛張

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

助臣請必能吳閻問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

偽加要離罪灰高誘曰吳王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象莫不按劍相

駟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帶輪囷

去離奇衣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

之容也銑曰駟顧也蟠木曲木也抵本也輪

晏曰抵下本也輪囷離奇高下也萬乘天子也張

曰廣雅曰蟠曲也器謂服玩之屬容謂彫飾

杜預左氏傳注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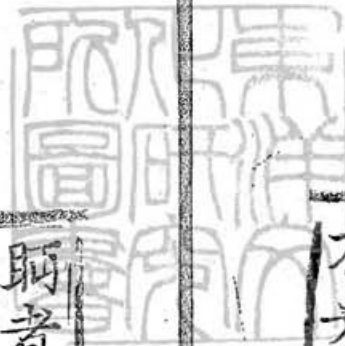
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德重者人

善曰談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

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欲盡忠當世之



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
 人主之治善本字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
 比之矣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
 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
 比識曰引五子以避俗而牽乎卑離之語
 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蘇秦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
 不奪乎象多之口蘇秦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
 已見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善本
 上文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荆軻既至秦持

臣中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
 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
 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
 首撫秦王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涇
 渭而卒以共成王業也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
 臣如郡縣貢職如秦王已見短而使用文王
 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文王獵於涇
 遇太公望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何則以其
 尚歸為師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何則以其
 能越拘牽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字獨觀於
 昭曠之道也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本

無沈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沈溺也

於字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帷牆曰沈溺也

士與牛驥同卓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

富貴之樂也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

世不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

採其蔬乃棄蔬而立枯於河洛之上

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到

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

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鮑焦之有於道子貢難

疏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也

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止礪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良曰惡有

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

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善本作藁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善本有哉大也諂進脅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能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慶忌勇期賁育記曰孟賁夏育也善曰文

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

忌諱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

孟賁已見上文戰國策范臣之愚暗竊以為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濟曰軼才過於象也駭驚也不存謂勢

指斥之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輿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

得施善本無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

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是胡越起於轂

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

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良曰起較接軫

矣軫車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檝渠

之變銜馬曰馳行檝勅也張揖曰銜馬勒也檝

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而况乎涉

豐草騁丘墟向曰豐茂騁馳也善曰毛詩

秋吳為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

鄭玄禮記注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

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萬乘蓋障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形見也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故善本作固字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鏡曰懼瓦墮而傷

墮中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

梁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

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

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

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曰全謂安全之

于髡說鄰忌子曰得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

術也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舜

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故父子之

道天性也善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



重誅以善本有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良曰遺臣乘願披心腹善本作而效愚忠惟

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進曰效

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不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馬方

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擊鼓也駭驚也鼓

續也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

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

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

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

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

墜入于深其危必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濟曰

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濟曰

樂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脩其

政道不可失於今日也蘇林曰臣改計取福

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能聽忠

臣之言百舉必脫良曰善道是盡脫於禍也善

曰孫卿子曰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也善曰說

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棊上公曰危

武論語曰如天之無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

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今欲極天命

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之上壽敝善本作弊字無窮之善本有極字樂究萬乘

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向曰極窮究盡也

善曰弊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走趨也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知就陰

而止景滅迹絕善曰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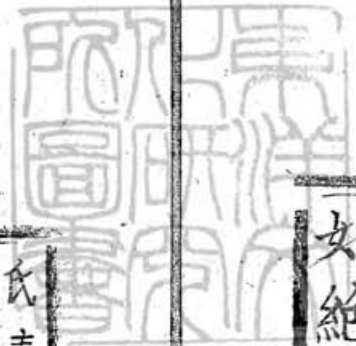
而迹疾而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愚亦

矣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湯之滄諒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影滄寒也漢書音



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謂

謂以逆求福也善曰文子曰不洽其本而

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善本有去揚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

其所止乃善本無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

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

與入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也善

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

葉百步而射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向曰基初

皆始也基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哉善本

無哉

翰曰泰山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彈盡也

綆索也翰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

斷其木也善曰自從也晉灼曰紀古綆字

彈盡也極綆斷幹幹井上因交之幹常為汲

者所契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濟曰靡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銖曰銖權分寸累之重也

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乘

所轉四萬六千八百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必有盈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火

縮也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善曰文子曰夫事

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多求難贍也寸而

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

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夫十圍之木始生

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拔

圍十圍言大也蘖小也搔擢斷絕擢搖也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是易去也莊

子曰椽樟初生可拔而絕廣雅曰擢據其未

孤也字林曰搔先牢切孤壯交切磨礪砥

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未發磨礪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棄

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翰曰為事不已

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礪砥礪

皆磨石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礪力公切砥

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

王地吳王與諸國阮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

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

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

羌笮

音昨善本作祿字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反良曰言

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郡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雋東北君

長十數策都最大

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

之約厲荆軻之威

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

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非秦燕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曰

無忌嘗摠五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却秦有地資也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

善本係是字

何也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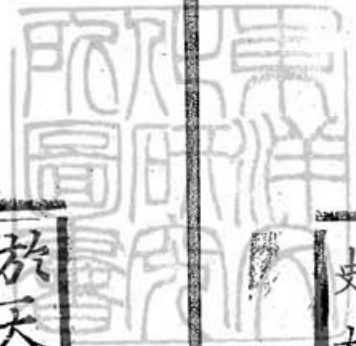
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

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衆又修恩義以撫戎狄而

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今夫倍過之善曰言地多十倍民多百倍

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之附
 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訾量曰
 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
 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敗無
 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李奇曰訾量也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齒猶當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齊
 失職謂削地也責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
 求先帝約謂本封過三良曰三公謂吳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
 謂誅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善曰
 史大夫故曰三公也是大王之善本無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
 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
勝於京師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海夫漢
 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
謂貢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
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
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
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
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如淳曰言修治上

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音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在吳苑名服虔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鏡曰曲臺漢

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

故不如也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

林曰以海水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

朝夕為池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



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魯東海絕吳

之饒讓失道饒饋之道善曰吳饒軍自海入

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車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善本字作榮陽待吳

之饒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也鏡曰梁王武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

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問及吳楚反堅

楚有謀欲伐王懼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

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

藥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發

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也四國不

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

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漢將鄰寄圍邯鄲故云

囚也此事已彰不可掩覆晉為曰膠東膠西

濟北吳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劭曰漢

將鄰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今大王

善曰鄆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無異也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

里絮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

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

見制於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韓安國將



得下壁軍不得太息之向曰言吳兵臣竊哀之

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 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

得罪連繫州獄淹既上書景素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王左右讟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

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淮南子曰鄒衍

而哭於燕惠王惠王信讟而繫之鄒子仰天

公殺賢吏民舍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痛流涕叩心濟曰齊庶女少寡無子養姑有

女欲利母財而殺其母誣告庶女庶女以冤

本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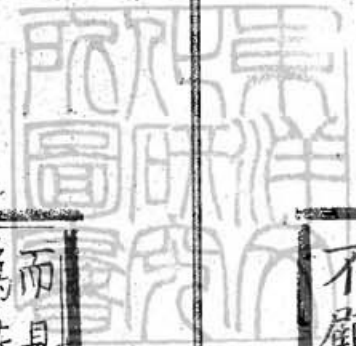
告天為雷電齊景公堂也襲及也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

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婦無男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也司下官每讀其書未嘗

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何者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而分寔故曰有一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寬之深也此謂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洽頃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蘇下

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鄰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

曰臣始不信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銑曰停左右從吏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馬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微賤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體犂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搯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

名聲於天下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

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各譽

於天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輸曰日者猶項者諺得謙詞也升降出入

曰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殿承明之廬又曰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

金華殿入詔尚書論語於何嘗不局影凝嚴側

身高禁者也善本作乎字疑堅嚴敬也高禁宮

闕之問也善曰詩序曰側身修行高竊慕大

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

三五賤伎之末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

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

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

之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至以獻幸

姬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

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

雞鳴遂得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

乃還抱朴子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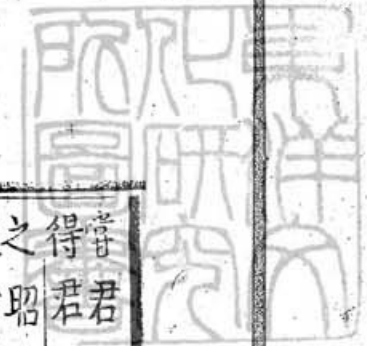
年官常就司馬遷書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銑曰荆卿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刺

蓋復進刺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



為之報讐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
故衆人報讐之智伯以國士遇我
之分分義也
子思澤光耀被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
移餘文同善注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曰
衛太子迫孔悝於刑壘盟之子路曰太子無
勇若燔臺未半必捨孔叔之子路將殺里克
石乞孟黥敵子路以戈擊之晉侯將殺里克
曰君子死冠不兔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
難乎對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
無辭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善曰蒞子奔
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蒞子奔
子曰今於道秋毫之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曰
端萬分未得慶一焉善曰蒞子奔
比于不避殺身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
焉墨子兼愛摩頂於踵以利天下善曰蒞子奔
也所天謂建平王也善曰蒞子奔
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



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歲不圖
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小人固陋坐貽謗缺也濟曰小人固陋淹自
曰揚暉書曰言迹墜昭憲身限幽圉履影吊
固陋之愚也
心酸鼻痛骨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備
史表曰幽執因固當為詩始詩曰顧瞻周道
中心吊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
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下官聞虧名為辱
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銑曰虧
也言如有所失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
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書曰每一
念至忽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對也涉歷也伍

三十一日

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沈
 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
 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雲之重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
 吏為也此少卿所以仰天植直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者善本無也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
 怨已成此李陵所以仰天植心而泣血也言已
 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
 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
 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
 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蜀有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
 肆下簾而受老子谷口有鄭子真耕於巖石
 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曰裁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
 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也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濟曰蕭
 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議論政理也
 漢宮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
 南宮雲臺使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
 下賈誼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
 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
 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
 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俱啓丹冊並圖

青史銑曰漢論功臣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
 也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
 蓋曰漢書之盟又有青史子言義曰古史官記
 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言義曰古史官記

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向曰言毀讒之堅善曰左

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翰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安意不疑不疑謝有

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

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疑謂南陽

人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

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

謂倫曰聞卿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彼之二子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

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

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

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

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

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因於清室又曰

而僕室又俾至如下官當何信哉夫以善本無

之蠶室又俾至如下官當何信哉夫以善本無

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

歸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

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

圍趙晉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

而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

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

圍趙晉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

君發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子陵閉關於東越

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

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姚人與光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武隱身不

見餘姚越地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

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

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善曰范曄也

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

學及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

注曰張仲蔚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

魏景卿應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

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

以殞身自發也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劔也殞

燕丹子荆軻曰用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齊謂高漸離燕趙義使所出悲

歌謂高漸離燕趙義使所出悲

大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

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可以見魯衛之士漢

書王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

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方今

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曆數也欽敬也天子也曆

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青雲浮洛雒雒字作榮

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洛雒雒字作榮

光塞河銑曰尚書中侯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

禮畢王退侯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

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

西泊臨洮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名泊皆邊

至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

北至飛狐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



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傍翰曰言

夷謂昭景星之子明飲醴泉之味昭明也善

曰揚雄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

賢饋智饋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

飲醴奠芟為曆宋均曰而下官抱痛圓門舍

炤景為景星所炤也

憤獄戶善曰周禮曰以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

曰圓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良曰凡一微物

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失其所以微物

悲而究人乎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

鵠善本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鵠五丈夫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

公田五丈夫驚歎皆殺之斷其頭而回葬命

曰五大夫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敬行部至

故云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敬行部至

奔亭夜有婦人奉告寃曰妾夫亡妻欲還鄉

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敬掘之果然言

寃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善曰晏子春

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

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政有

五丈夫來驚對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

丘命人掘之五頭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及

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任彥升

詩五韻武詔昉曰聊為七

於言而辯於才

近詠歌卿雖七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

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也

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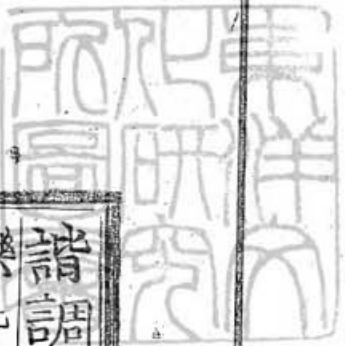
以圖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行

賦曰邈希世而特出光燦雖漢在四世魏稱三

祖濟文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

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魏志

神武聖德應天受祚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



諧調露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

樂皆謂帝善文童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

南風之詩其時乃南風之薰吾民可以解吾民

肅曰薰風之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

節動靜名有分職不待相越謂調露之樂也

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天銑曰言帝得而稱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道不可得而聞也

其多幸親逢旦暮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若旦

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不幸莊子

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臣早奉龍潛與賈

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

勿用謂帝在齊朝時助已得承奉也法言云

以孔子之門論貫誼升堂相如入室助自言

彼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龍言

世務助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

曰易曰潛龍勿用此法言曰若以孔門論詩賈

誦升堂相如泥蟠入室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

嚴安徐樂中又曰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惟

借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

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

之戲申侯曰古人有言知汝余莫若君楚文王謂

也言帝知我訥言戲云辯才也善曰左氏

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戲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

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左氏傳曰初

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唯我行也左氏傳曰初

瑕也裴侗集有辨才論謹輒牽率庸陋式訓

天獎用訓答也獎猶恩也拙速雖效虫鄙已

彰銑曰謂答詩便成而附使上也拙速虫鄙

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賤

曰虫鄙益著間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

鄙臨啓慙慙六女罔識啓寘也寘置也謹啓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一首

翰曰卞彬官至綏建太守彬高祖壺
永嘉中除著作蘇峻稱兵為尚書令
右將軍乘馬被甲赴賊二陵口六軍敗
績壺俱善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
貞公俱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
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
壺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卞蘇陵稱



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肝見父去隨後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珍音真忍切肝切休于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恭宣勅善賜本有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瑩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不濟曰緒胤也昧死王事孝謂珍肝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微士翟陽也嘗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



徵士翟陽聞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可謂賢哉世說樂廣曰名

教中自有樂地拒曰隱淪而年世賀遷孤裔

淪塞嗣孤弱而沉塞也善曰廣雅曰賀易後

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兔成穴童牧

哀歌向曰言壺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

其上而歌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棘孤兔空其中樵兒牧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

長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宣示也弘言

壺是晉臣而梁武大示教義故修理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善曰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

祖業神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壺餘
 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而良曰言壺餘德不滅
 泯滅也陳力謂入任也異代謂梁也烈論語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
 子曰周任有言陳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
 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於朝會葬之不加等死
 王事加二等言壺為晉死王事而加一等死
 故云闕於晉典加一等善曰左氏傳曰九諸
 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善曰左氏傳曰九諸
之刑遠流於皇世善本曰敢有柳下季壘
 採者死此刑久絕今天子修壺之墓是遠流
 此代善曰戰國策顏蠲謂齊王曰秦攻齊
 十步敢有去柳下季壘五臣亦何人敢謝斯
 幸向曰非身所敢謝也**不任悲荷之至謹奉**

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翰曰助為尚書

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
 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詞切亦不能
 奪禮善曰劉璠梁典曰防為尚書
 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
 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
 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
 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

近啓歸詠庶諒

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也還旨謂不許其
 辭悼心失圖泣血待旦也銑曰言憂感深悼傷
 也銑曰言憂感深悼傷

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
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善本作於品庶示均鎔造河曰鎔造造化所
君字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耳言我於
服鳥賦曰品庶每生蒼頡篇曰鎔炭爐所以
行銷也鐵也干祿祈祭更為自按虧教廢禮豈關視
聽向曰干祿榮寵自拔擢於衆其損禮教不
學堪關於視聽皆論也善曰論語曰子張
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
陳茲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盼善本往從末官祿不代耕也善曰晉
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
後廢晨昏之半飢寒限役廢闕其半善曰



禮記曰命士曰已上父子皆異宮殊爽而朝慈
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朝慈
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歡已同過隙言
母疾也膝下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駒馬過隙
之疾也善曰孝經曰母此歡有之膝下以養
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無窮几
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
作階仰視棟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
以此思哀則哀壽幾何不至且奠酌外不親如
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不至且奠酌外不親如
在安寄晨暮寂寥間覓若無主禮則寂寥無祭主矣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
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善曰鄭玄周
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
也禮論語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

神在也埋蒼曰閔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
 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
 咸身無兄弟到官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之日哀祭無主 多喻濟曰言為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
 曰易了之理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格良曰
 不在多喻也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善曰尚書曰時則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
 易曰寂然不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降臨恩
 動感而逐通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降臨恩
 澤霈然如雨善曰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
 孟子曰沛然下雨善曰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
 心向曰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善曰孝經
 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
 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
 也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翰曰詩曰孝子不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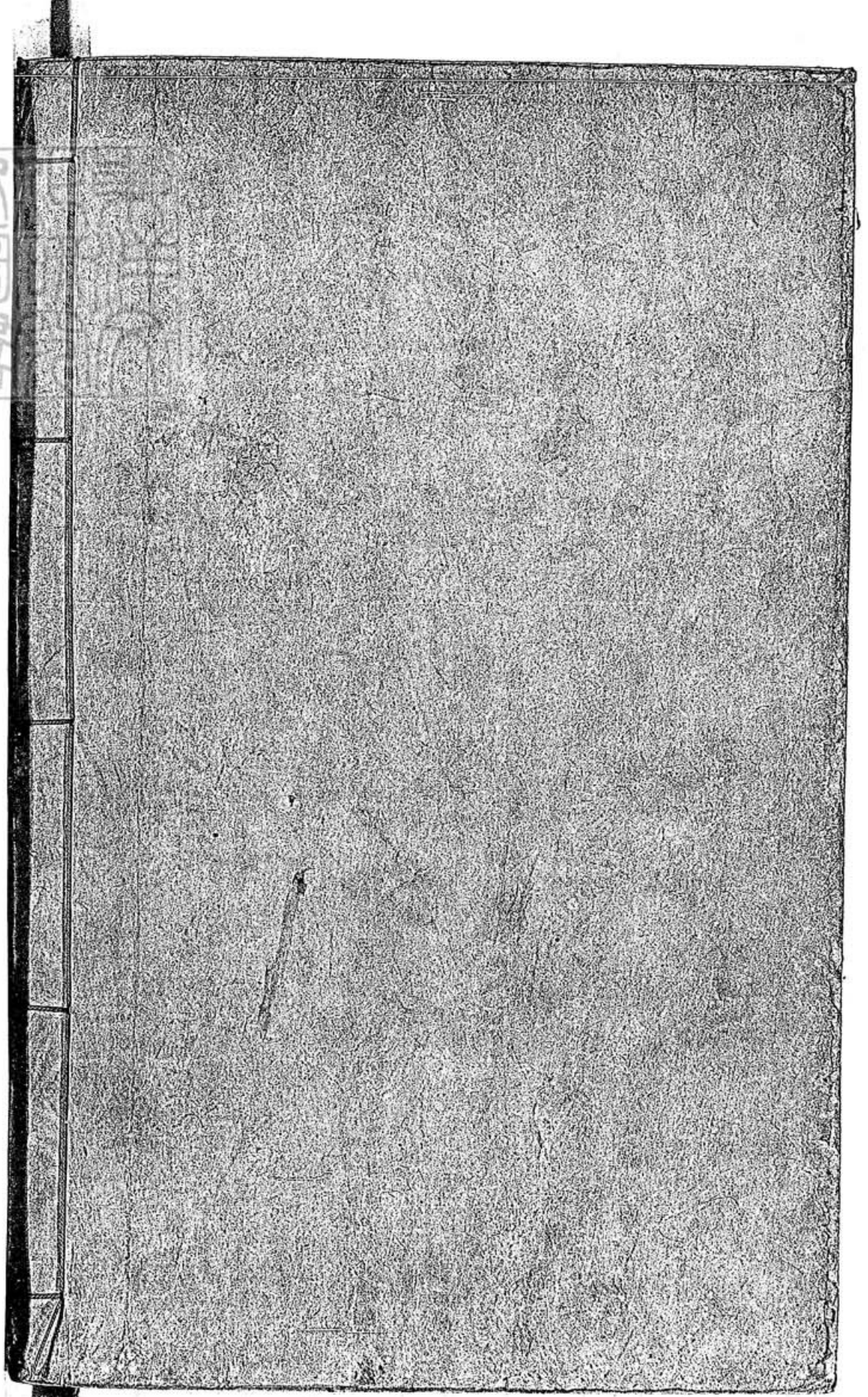
人非徒以教義為化也善曰 不任崩迫之
 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曰 不任崩迫之
 情謹以善本字 啓事陳聞濟曰崩迫 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三十九
 一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